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MAN TONGGUSI YUZU
MINZU ZONGJIAO YANJIU

奇文瑛 著

满—通古斯语族 民族宗教研究 —宗教与历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奇文瑛 著

满一通古斯语族 民族宗教研究 ——宗教与历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奇文瑛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056—969—4

I. 满… II. ①奇… III. 通古斯满语族—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B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406 号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

作 者 奇文瑛
责任编辑 满福玺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5
字 数 24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69—4/B·2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毕 杼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在 18 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自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理论的激烈争论。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间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尽管随着阿尔泰学研

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注意力早已不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范围之内，人们的研究已经涉及了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历史、民俗、书面和口头文学等诸多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常常是分散的，往往独立于阿尔泰学之外。语言与文化是牢固地粘合在一起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是文化总体中其他部分的表现形式之一。无论把语言看作是语言载体，抑或把语言看作特殊的文化创造，它都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系列声音的组合，它总是和意义、和具体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及他们的文明史密不可分。语言是伴随着人的文化创造历史而发展的。因此，阿尔泰理论建设必须借助文明史的研究。

中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非常重要的发祥地。历史与比较语言学研究表明，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的早期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并且长期在这里生活。他们曾经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里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些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古代民族曾经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有过政治的、军事的重要活动，他们不但为开拓和发展中国北部边疆建立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也把自己的古老文明传播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今天，中国的阿尔泰语系三个语族的语言有 20 余种，其中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图瓦语；属于蒙古语族的语言有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另外还有朝鲜语。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大体上都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古今阿尔泰语系民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不能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

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古今阿尔泰语系民族，不但有许多历史的资料，而且具有引人瞩目的古老文化的活态遗存。中国不但有开展阿尔泰学研究的必要，也有开展阿尔泰学研究的良好条件，中国的学者自然应该对国际阿尔泰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许久以来，中国的阿尔泰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虽然我们有大批学者在实际上从事着同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及操这些语言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大多数人因为缺乏阿尔泰学的学术意识，所以我们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某个特定的民族，虽然这样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从宏观上开展比较研究，才可能对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历史、文化以及它们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取得深刻的认识。

然而我们也有一些先觉先行者，他们一直在阿尔泰学的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辛勤耕耘。特别是国际知名的阿尔泰学家、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第43届年会金奖获得者、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望重的耿世民教授，以他的学术成就，感召着后起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涌现出了一批热心从事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人员。这些教学与科学研究人员来自不同的民族，同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具有从事阿尔泰学研究的特殊的优势。多年来，各民族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团结合作，努力探索，在阿尔泰学研究方面不断进步。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学研究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成立的。该中心致力于团结全校热心从事阿尔泰学研究的人员，努力加强同校内外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出成果，出人才，为发展阿尔泰学研究做出贡献。为此，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单位的资助、支持和配合下，于2002年召开了阿尔泰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又召开了阿尔泰学·神话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两次讨论会都得到

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荷兰、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蒙古、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学者先后参加了两次讨论会。国内外学者彼此交流，加深了学术友谊。

“阿尔泰学的研究不但应该包括语言的比较研究，而且也应该包括民俗、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①。为此，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已经组织相关专家编写并出版了《阿尔泰语言学导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三部书。目前计划推出一套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以期推动国内阿尔泰学研究。这套丛书按照阿尔泰语系的三个语族，分为各语族的语言学、文献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总共 15 部。

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的出版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11 工程”项目立项资助，得到了各位著作者的支持。在丛书的出版过程当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一，谨代表阿尔泰学研究中心向中央民族大学“211 工程”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领导、向每部书的编撰者、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

目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阿尔泰学已经在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作为阿尔泰学的组成部分，对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无疑需要关照阿尔泰学的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其中比较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基本的方法，它包括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共时比较，如何

① 耿世民：《序言》，见力提甫·托乎提《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创造性地运用比较的方法，以期达到我们的学术目的，是我们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预祝中国的阿尔泰学研究有长足的进步！

2004年7月13日

序 言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①这是恩格斯对宗教社会本质的精辟论述。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在社会变化中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提出随着社会变化，在不同民族中，宗教会因种种原因出现极为复杂的变化。本书的写作，就是想依循这样一个理论，将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宗教，放在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背景下，通过与民族历史、自然环境变化和外来宗教影响的综合研究，探讨其变化的历史脉络和信仰特征。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不拘于一般宗教学的内容。

满一通古斯语族，是语言学的分类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一个分支。属于这一语支的民族分布很广，西起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东至勒那河和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其中，既有俄罗斯的埃文克、拉穆特、纳乃、乌尔奇等民族，还有我国的满族、锡伯、赫哲、鄂温克和鄂伦春族。这些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特征，又均以渔猎经济为主，故又被西方和日本泛称为“通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11页。

古斯人”^①。“通古斯”不是民族称谓，但却起源于族称。“通古斯”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俄国文献，是突厥语族的雅库特人对其近邻埃文基（我国称鄂温克）人的指称，即“通乌斯”。后来学者通过对西伯利亚、后贝加尔湖以及黑龙江流域诸部落的深入考察，发现他们的语言特征相同，遂将自称“鄂温克”的各部落，以及有亲缘关系的族群都统称为“通古斯人”。据载清初，“俄罗斯呼索伦^②为‘喀木尼汉’，又呼为‘通古斯’”^③。我国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自称“通古斯”，1957年才改为鄂温克族。“通古斯”一词，自经俄国传到欧洲之后，就被学术界作为语言学分类的名词，成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专有名称，并为中外学者所认同而采用至今。

我国属于满—通古斯语的民族，除满族外都是人口不多的民族。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统计，满族有240余万人，锡伯族近2万人，其余均不过数千，而赫哲族直到20世纪60年代，仅只718人。尽管到上世纪末，各族人口都有了长足发展，但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还是人口较少的民族，尤其鄂伦春和赫哲族至今也只有数千人口^④。现今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新疆地区。而在清朝之前，他们的先人们则均聚居

① 《辞海》（民族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称，在西方和日本，有些人对操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语言的人，泛称为通古斯人。

② 索伦是满族对鄂温克人的称呼。索伦有“先锋”、“射手”之意，反映了他们英勇善战的特点。此外，索伦还泛指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上游直抵精奇里江领域居住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喀木尼堪，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对使鹿鄂温克人的称呼，意为“内部非常团结的人们”。

③ 何秋焘：《朔方备乘》卷二《圣武述略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清光绪七年刻本。

④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民族统计》（199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于吉林、黑龙江及其以东以北的深山密林中，世代以渔猎采集为生，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就是这几个僻居东北一隅的民族，历史上却有两点深为学者所关注：一是这个族系曾以满族为核心^①联合蒙古族，建立过清王朝，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长达 200 余年之久。这是历史学方面的问题，不在此多费笔墨。二是他们的萨满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形态宗教，有人认为一神教产生之前所有的巫术、原始宗教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萨满教流行的地区极广，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民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很多地区都有类似萨满教的现象，只是称谓不同而已^②。尽管如此，起源于西伯利亚以及我国东北广阔山林中的萨满教，学术界公认是最典型和最完整的。活动于我国大、小兴安岭中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赫哲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绝大多数还沿袭着传统的渔猎生产方式和萨满教信仰，有“萨满教活化石”之称。而且已走出山林的同胞，甚至早已农耕化的满族，也未彻底摆脱萨满教的影响。有清一代，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满族的精神文化变化极大，但却始终固守着具有萨满色彩的家祭，朝廷甚至颁布钦定的《满洲祭神祭祀典礼》，规范祭祀程式。现在，曾一度沉寂的萨满信仰，在东北地区又出现复活的迹象。所有这一切表明，萨满文化已渗透到满—通古斯语族各族社会生活和精神思想的各个层面。不过在时间的长廊中，即使再“典型和完整”的萨满教也是相对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民族的迁移、杂居以及儒、佛、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的冲击，都会程度不同地改变和削弱他们的传统信仰。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形式和内容也与一定的时间和

① 所谓以满族为核心，是指其他几个民族也部分或全部被清朝统治者编入满八旗、索伦八旗等组织中，作为同类看待。

② 参见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民国二十三年南京版，第 104 页。

地域相联系。尽管精神信仰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具有相对稳定和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但终究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因此，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信仰的演变，尤其关注演变中民族和地域间的差异及其与传统信仰的关系诸问题。

文化是一定地域的产物。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各种语言和宗教，不是某个民族而是某个区域所特有的共同现象。东北山林中的渔猎民族，以满—通古斯语为共同的语言，同时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宗教信仰也有着相同的特征。本书将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信仰进行综合考察，便于宏观把握变化的脉络，也易于对比分析，寻找差异的原因和变异特点。

由于作者的视角在民族信仰的变化上，研究方法主要采取的是宗教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即将宗教信仰放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去综合考察。以这种方法研究的成果先已有之。如著名的史学家莫东寅的《清初满族的萨满教》^①、郑天挺的《满族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②，以及秋浦等人的《萨满教研究》，定宜庄、刘小萌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秋浦先生的《萨满教研究》虽是宗教学的专著，但采用的却是民族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刘小萌、定宜庄先生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首开将萨满教纳入东北民族史研究之路。他们的研究，都在方法上给本以启迪。

几个世纪来，中外学者在东北和西伯利亚一带进行过大量细致的田野调查，搜集到丰富的萨满信仰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推动着国际萨满教研究的不断深化，也为考察满—通古斯语族民

① 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 见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族宗教信仰的演变奠定了基础。我国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等民族形成较晚，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田野调查资料就尤显可贵。当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田野调查资料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则最具可信性。所以，作者尽可能从历史文献中发掘资料，在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再采取引证田野调查的民族史资料，尽可能做到符合史实。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及其生存空间	(1)
第一节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生存空间	(1)
第二节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	(3)
一、渔猎经济下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及赫哲族	(3)
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满族和锡伯族	(11)
第二章 满—通古斯语族先民的文化及信仰特点	(15)
第一节 从肃慎到靺鞨的渔猎文化和信仰	(15)
一、从肃慎到勿吉的渔猎经济及其信仰	(16)
二、靺鞨发展的不平衡在宗教上的反映	(19)
第二节 辽金女真的发展和信仰特点	(23)
一、辽金女真的发展变化	(23)
二、辽金时期女真人信仰的特点	(26)
第三章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萨满教	(33)
第一节 萨满教的一般特征	(33)
第二节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多神崇拜	(36)
一、自然万物皆有灵	(36)
二、动物神灵之崇拜	(63)
三、自然、动物神灵的崇拜特点	(101)
第三节 萨满与萨满祭祀	(107)
一、萨满产生的基础	(107)
二、萨满的特点	(116)

三、当萨满的条件·····	(123)
四、萨满祭祀及其职能·····	(133)
五、氏族萨满职能的分化·····	(162)
第四章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萨满教特点·····	(169)
第一节 鄂伦春族和狩猎鄂温克族萨满教特点·····	(169)
一、神灵的自然性特点·····	(170)
二、萨满仪式中血祭和直观形象跳神的特点·····	(172)
三、萨满仪式中的氏族(家族)特点·····	(174)
四、外来文化的影响·····	(175)
第二节 渔猎经济下的赫哲族萨满教特点·····	(178)
一、萨满教有较完善的发展形态·····	(179)
二、跳神的原始特征与家祭并存的特点·····	(181)
第三节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满族萨满教特点·····	(184)
一、满族萨满教的历史变迁·····	(184)
二、皇太极对萨满教的某些限制·····	(189)
三、入关后萨满教的异化·····	(193)
四、东北满族的萨满教特点·····	(208)
第五章 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多元并存·····	(217)
第一节 佛教·····	(217)
一、满族奉佛特点·····	(218)
二、锡伯族和鄂温克族的拜佛特点·····	(246)
第二节 道教及民间宗教·····	(248)
一、关帝·····	(249)
二、城隍神·····	(258)
三、东岳大帝与碧霞元君·····	(262)
附录·····	(276)
后记·····	(284)

第一章 满—通古斯语族 民族及其生存空间

第一节 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生存空间

文化是一定地域空间的产物，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精神文化与东北的深山密林有直接关系。

在我国，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的东部，即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北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带以高山密林为主要地貌特征。著名的大兴安岭山脉纵贯于东北西部，其北端横接伊勒呼里山脉，折而东南为小兴安岭，山脉绵延直抵松花江北岸。山脉间山山相接山峰相连，构成了黑龙江省北部雄浑壮阔的高山景观；松花江中下游以南，便是山峦层叠的长白山地，呈北东—南西走向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吉林哈达岭、威虎岭、长白山、龙岗山、千山等平行相接，南迫中朝边境，或西南伸向辽东半岛，构成吉林和黑龙江省南部的长白山地景观特征。在这些高山和山地中，除小兴安岭海拔低于 1000 米外，其余平均都在 1000 米以上。山地在两省总面积中，分别占到 58% 和 60% 以上，是当地突出的地貌特征。

两省环山之内，有一松嫩平原，为松辽平原的端，是由周围高山发源的河流，流向低处冲积形成的。因此平原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构成两省一个理想的发展农业的地区。不过，在最初的

很长历史时期内，这里是操古亚细亚语的扶余和高句丽等民族的分布地区，唐以后渔猎民族逐渐南下，遂成了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先人——肃慎系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地区。

山地外围，是奔腾而下的中俄界河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中朝界河鸭绿江和图们江；江河之外的黑龙江以北以东，外兴安岭以南，及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也是山地地貌。1840年以前，这些地方曾为黑龙江和吉林将军管辖之地。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世代往来于江河内外，历史上从未分开过。

显然，山峦叠嶂、密林蔽日的环境，缺少农耕经济的条件，但是山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却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所以世代生活于此的居民皆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当然，在整个东部山区中，生态环境也有局部差异，它是形成不同民族的基础。大、小兴安岭北部地区和松花江以南的长白山地，自然环境就有差异。

大、小兴安岭北部地区，森林密度大，动物资源丰富，当地的居民以捕鱼和射猎为主要生产部门，并有以驯鹿和马为交通工具的特征。由于当地海拔高，气候寒冷，交通又不方便，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清日之前，这里始终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自南北朝迄于清代前，向被称为“森林中的人”或“北山野人”。今天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即分布在这一带，与之均有渊源关系。自清中叶以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逐渐形成。到20世纪50年代，因自然环境的制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以渔猎经济为主，社会发展滞留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阶段。

长白山地，与大、小兴安岭自然景观类似，但气候相对温暖，山间谷地宽坦。居民居住相对稳定，经济上除狩猎捕鱼外，还兼有小面积种植和采集生产，尤其人参、木耳、蘑菇等采集物，受朝贡贸易的刺激，在经济中占有不小的比重。长白山地既